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_臣陳 墉

謄錄監生_臣吳 魯

欽定四庫全書

兪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雜著十七首

七扣

齊大夫有疾吳使者造而問之阻於閤曰大夫病謝事乎曰爾大夫病僊乎曰未也何狀曰大夫貌若悴而中

腴強飲鮮食口時囁嚅召醫切脈隔陞而語所繇覆藥
空器間稱有瘵使者喜得之色排闥而進揭流蘇颺文
幃却息敬問大夫所苦為齊吏民憂大夫曰敬謝客不
敏不慎霜露以辱使者願請燕馬使者曰淄維之交戎
莽穴巢千矢飲羽二矛重喬十聚九誨番番躄躄其父
老息其子弟以日耳目大夫大夫方杜請而寂居游神
屺隸之庭解軛縱縮之衢大夫即百不念治司敗得請
其簡書大夫悚爾而聽幾起復卧曰有之不敏之冥蹈

於禍也欲迅奮而就飛毋若四體之束沈痼也吾子之
來藥之乎覲色如剖接辭如切正言以當瞑眩婉旨以
徐調節使者曰唯唯陶衛之區水陸湊涌前樹安邑之
棗後產江陵之橘桑麻竹漆柅苳芋粟谷量牛馬陂計
魚鱉車船鱗藪釀池肉堙於是使計然為之畫策朱公
白圭左右俶力握算桑孔墾利悝國王孫鼓鑄烏倮畜
殖賣漿洒削之微亦足張郢刁奴四游戎王陰易北則
索駝臙䟽馱駸驥紫貂之裘表以狃皮緣以靈璣東

則鉛松怪石織文縻絲水碧空青徇徇之含可以照迷
西則瑇瑁赤堊木難火齊駝卵麤麕射靈獬駭犀筒卷白
艷指文朱提南則珊瑚扶踈丹砂流離血玉之荅耀蛇
之璣瑤琨齒貝織篚文機裹蹄琢黃螭尾呈白連城照
乘掩映的歷陸馳水奔晝走夜息指不及屈室寡留隙
於是乃按府藏怡顏神臞遙羽膾飛鱗調芍藥寫清醇
田池射獵擬薄君人比閭嚮風貧游趣塵此亦天下之
至娛也可以強起大夫乎大夫曰佛哉予病未能也使

者曰建章之傍甲第鬪雄藹然薄霄厥氏金張儋珪紫
庭結禱椒宮據涇跨渭鄠杜旁通湯沐天腴呼吸帝聰
玉柙珠襦題湊黃腸萬歲之夜預賜以從於是天子獵
甘泉祠太乙陪副車從清蹕鷄駟飄其當風禪纒煜以
迎日馳擊縹眇聲欬溫密若離若合兩體為一若明星
之麗霄羣臣蓋遙指而彷彿天子乃大歡樂之萬舞縱
橫曼衍魚龍籥織翽炙幽簧鳴飄雪舞迴風使伯牙鼓
琴延涓和歌而觴之歌曰曜靈兮欲西蘭房兮桂棲子

何借兮不歸歟然而起憺然而悲策昆躡命快飛穿道
北宮直抵昭陽夷施如袖之流壁列璣行投驍舍人覆
射中郎執戟捧杯屏退彷徨獨承恩而賜佐奉祠酒於
匡牀薦靡靡之哀調出窈眇之秘戲銅龍悵以思合銀
虬杳以莫繼頽然辭別不謝稱醉銀燭列行金貂引馭
高春未起冠蓋填隘門無納指巷絕容騎此亦天下之
至貴也可以強起大夫乎大夫曰咈哉余病未能也使
者曰將以驪山之陽為壇造天法駕崢嶸降跪推轂丞

相奉章御史承旃蹶張威弘鞬鞞戟鉞靜若凝霜動則
急電萬驥聳耳一麾俱先儲胥沈肅菴廬慈緒律按九
伐功期不戰則有常鴻師望良膺為之運籌授韜絳為
司馬穰苴法曹師曠耳占秦厲舌挑賁育黜獲綽最諸
僚投藺以嬉負藺示趨虎落長關龍驤不囂於是乃縱
兵而北填蒲類踐陰山赭馬支血祁連酋首服匿敵血
燬蠡兩賢骨都當戶且渠之屬泥頸請死渾庾屈射焉
昆薪藜之國革面而問冠履橈槍中沒太白遙徙改騎

西向則玉門衡闕葱嶺艷蕩渥洼竭產烏孫空帳迴旌
東出則沮水方舟右渠枯骨滅貊砥平三韓稱一揚帆
南柵則梅嶺平沈蒼梧自裂黃屋蒼波王頭北闕然後
捲甲弣弓歸馬放牛獻俘廟社班爵通侯此亦天下之
至快愉也可以強起大夫乎大夫曰有是哉如予病何
即不病不能也使使者曰應侯畏讒乃進剛成文終辭訣
平陽被徵明明元首穆穆股肱八柱承天萬象資生我
冠進賢幡車陽遂皇皇金章若若綠綬長史道守前司直

翼毗帝車起勞百僚屏辟玉食晨分天漿夕傳出入金
華尚羊細旃上應太微拱極開躔艷則千榮就瘁愉則
萬朽回鮮於是乃釗先德躬勞劬握髮吐哺思來庶謨
廣布皇風以蔽九區重譯獻琛王會垂圖五章之鳳九
尾之狐茲白酋耳乘黃鮮逾徃徃善芳蛩蛩距虛犬戎
吉皇白州比閭百怪瑰偉波若東趨天子乃命司冊脩
相績表勲螭龍之鼎首名麒麟之閣施澤迤邐融光灼
爍此亦天下之至偉樂也足以強起大夫乎大夫曰予

病未能也即不病而以起予胡哉使者曰赤堇之精若
耶之英萃為五彩鬱為七星純鉤湛盧楠質易傾含光
承影窈眇無形慶卿不講楚瞳無成於是使風胡薛燭
相而拂拭猿公蘭子教以習擊莊生論說孔周絕述匿
形空岩齋志絕粒七七之期天女授術銛鋒隱腦詭瑰
莫測決虎豹截蛟兕捷若承蜩易若探螳若乃五父之
衢七嬖之里匿日為氛激雷成矢切骨如姬腐心仲子
片言即合投袂而起透佚重關跬武千里辟影驅神變

化若鬼燕謝變色之夫聶免呼天之姊萬務恒平一畷
不寃然後却祕怪納精玄龍文不化輝山媚川由俠入
虛逍遙長年大夫色動曰劍可鑄乎曰可葛天盧之顛
岑寧屢屨上聳無際甯阼沈寥下瞰無底清流溥渺四
周其滙乃以陰陽訢合之夕廋縣茨山而乞其玄液干
將承鑪莫邪鞠風疑思太始吸噓五方其始鎔也瞳瞳
矐矐艷瀲鴻彬况今若二有之發矇煜今若太陽之浴
扶桑其始出也冥冥熒熒暈彩韜精杳兮若冲虛之未

形細兮若銀漢之匿微星其始磨也奕葉焯焯英靈奮
張天兮若垂天之白虹又若織阿之耀清霜其用之也
舒卷煥炫崩目逃眴忽兮若大鹵之摧霰又若豐隆之
驅急電未既大夫曰美矣劍矣神矣技矣病且起矣恐
累二三子奈何使者曰未也以劍入者非玄之玄得地
而遺天盍使廣成授要眇之誨聃史為之解契素女導
內彭翁外衛出窈入冥調息降嗜日魂月魄立鄴完鄂
九還七返八歸六居坎離既濟方圓夾扶谷神不死蔚

然靈株於是北斗除籍天公主進命蒼精兮示符降青
鳥兮馳問駕卿商之雲旂兮馭房駟以為馬契貳搖曳
以抗旌兮飛廉挾霞而飄洒度絳河之泓澄兮白榆歷
歷其在下奔星先而扣閭兮蒼龍白虎歛吻爪以次舍
帝句傳於九賓兮賜湯沐而薦之命太娥奏絃兮玉妃
按節而吹參差斟沆瀣之妙漿兮天鷄臙以為鴈蒸旗
塗之丹卯兮河伯侑以赤髻碧藕千常而郁郁兮素蓮
百子以離離鑿峯崖之玉膏兮汎以苴勝之靈脂乃醉

歌曰天長地久浩無終謬恩列藉托帝宮私悲逍遙無
與同上帝知之賜以格澤一乘粲女嬋媧靈饌不與氣
醞常醞上下天人嬉遊自然三光等朗五嶽齊堅此天
下之極意蕩志無所肖比者也大夫可以強起乎大夫
曰唯唯否否夫有骨仙也者有才仙也者有資仙也者
骨仙也而流沙有敗道之錢才仙也而淮南有自殊之
安資仙也而沙丘之肉如鮑羶不佞極體絀形含濁嗜
腥大鈞見限顏陽就傾雖慕軼妙實病未能使者曰易

竒而法鈎深探蹟歸連異名京焦別脉詩正而葩漸變
風雅原騷玉辨賦則揚馬爛蔚虹霞淒切風雨蘇李五
篇枚氏十九唐山饒吹於何不有尚書春秋檀考孔嘉
腐令盲史質辨艷誇先秦瀾瀾西京峩峩燦則星辰沛
為江河柱下微言漆園導浸洗洋漫濫窅眇漸滲鷲峰
峭崿耨波演漾精微沈冥萬細莫狀乃隱詞藪泛義漲
咀藝脯酒談釀浮提金壺之汁太乙青藜之杖離朱心
照輸倖意匠混沌啟朗須彌搖蕩始乎博闕若沈冥之

網彌山之罝弋，鵬翔鰲樞，摘天斗探珊瑚，沈而思之。
兀乎若枯杖之蝸甲，進綸絲於月蝟，霏霏忽忽若斷若
縑，若出若沒，迨乎屬辭蒼昊，發祥曜靈，呈赫雲漢，曳練
天酒和墨，研霞之紙，列行奎壁，於是剪蔓刊條，探玄極
幽，堯叙五始，禹疏九流，百一其家，萬喙寂收，巴歛廢音，
齊野罷抽衣，被窮紘，鑑燭累葉，咸喬悵天，沫政慚怯，絳
灌辭勞，頗剪蓋業，趙李與皂，猗保白乞，振亭亭兮獨秀，
垂綿綿兮不絕，大夫恣然汗流，霍然投几，曰犬馬未填。

溝壑旦暮事此人而有死請畢此死揖讓之間疾病良已

人問

三皇以降脩朝而夕八紘之內匪咫尺無始無極曷無始無極庖羲昉聖胡弗粒蒸而血其牙以齧衡生後王佃漁噫嘻曷懲炎帝藥民而七十二毒是咀胡昧於毒而暫於解既有岐附上壽胡寡蚩尤頽鐵始制五兵將共工徒搏而與祝融氏爭無懷其間俗胡以龐壽丘

之子兵師營衛未嘗寧止胡以高揖遜而靈禽是感爰
與終始雪不封條是曰太平胡以盈尺而表豐登疇疹
疇祥惟五日一雨以歸帝調蕩蕩懷山襄陵誰咎之繇
醴泉昌洧蕙莆曷凋帝割中和以萃都君胡父頑母嚚
而梟象嗣均竟不得志於倫舜舉咎繇而傑共工驩兜
彼岳何人諛於帝堯而共厥朝夫既比屋其人可封士
師胡官咎繇胡庸豈其進昌言而用瘖終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將來自郊藪而育於圃既格而舞復於何所

舜尚見帝乃駢娶女而源出有熊別嬀何取象欲據之
為帝貳壻絲自顓頊實為王父年百五十乃產神禹胡
重華既庸而殛五世祖禹不利有苗乃振旅歸始以德
縻胡竄之三危而彼復扞之禹平水土九州甫治而胡
式其貢曰蠙珠組璣怪石鉛松檠絲織皮盡彼瑰偉納
之茅茨塗山之會玉帛萬邦邦有十垂從君子行墀慕
何施于何資糗益避箕山覲訟弗與胡德之不逮而陰
跡舜禹衆既歸啟胡顏以處仲康肇位爰討羲和肘腋

之命有窮制之而即武功於它唯湯王武順天應人人
所咸與胡懍懍誓衆曰孥戮汝桑林之禱甘霖千里胡
及九載而六責伊始或澍而枯其後何以赫哉成湯天
錫勇智表正萬邦胡虺辭之弗臧曰兼弱攻昧取亂侮
亡尹五就桀其職何居將侃侃逆鱗抑嘿嘿歎醜退而
干湯桀胡不疑商王曰履而胡支日名子弟甲兄癸子
承親諱無所辨異亦曷勝紀泰伯虞仲以天下讓胡弗
佯清狂而逃之吳棄古公養惟後宮百有二十一月二

周以象天則匪髓鑿而竭則怨是失職三終陽節任為人父夫是以娶胡十五而有王武猶曰仲孺微子臣敵卒稱三仁武庚為義胡以頑民而少康昌君受剖比干而囚叔父箕有命在天猶寬祖伊胡七十二諫而辛甲不殊包茅之媿化於后宮而扞彼無良彼之無良胡弗儀刑文王武既克殷亦有箕微既無利黃屋而胡不遄歸終為西伯誰則難之武建諸社盡東北海其土匪蕪其社安在胡有此剪刈而稱興滅舉廢田虞貪豕而迎

藉於虎豕盡而饑得人肉以脯奉體于口失不亭取大國之圻王畿百之國三其軍王六其師胡侯賦之衆而王師之微百里之邦厥賦千乘卿大夫士朝覲會聘以逮祭享胡不懸罄冢宰制國用歲杪大計吏而胡王后弗會用啟後人以參奸費叔鮮流言周公辟之成甫髻而疑九鼎一絲而始啟金滕畢召奚為王假有廟洋洋如莅而胡立尸以祀之生則紊之死則戲南正司天推策日食夫何以旅見天子而不終禮為惑昊皇穹如富

媪配之匪稷匪文而偕于祀胡弗惴非類胡弗虞神棄成
王剪桐唐叔以封胡懲君之戲而遂其終長劉興廢違天
乃亡胡更祀二十而周猶贅龐胡重耳之霸而因齊之強
衛武睿聖九十五而自箴抑抑德音胡先侯之羨而有兄
稷子放鄭聲胡扶蘇舜華子衿褻裳道欲宣淫其又何懲
昭王之不復滿已及艾胡楚之不報而馳騁荒裔卒用其
力以剪徐蠹管辭卿禮於平周胡外抑內侈為反坫塞門
以肩諸侯將口四維而身效其尤夫子脫駮以賻館人將

成乎一哀胡日慟哭而辭車於受道之回伋也為位以哭
兄妻胡自紉夫綱而白不報母慈

演連珠十二首

愚聞物無專美配禍為福情有軋機緣恩出怨達士悟而
廉取貪夫昧而無厭是以莊生上相寧為曳尾之龜韓氏
真王終作就烹之犬

愚聞測蒼蒼之機雖兆億而或近通悠悠之情若咫尺而
竟踈是以白虹中天獄隔秦王之袞飛霜九夏海沉鄒子

之書

愚聞抱磊砢之材遇識乃顯鬱沈冥之怨非伸莫通志士
舍身以明用貞臣顯節而遺功是以雙足就殊尚抱荆山
之泣連城既剖長辭陵陽之封

愚聞達幽冥之緣則了悟終始平人我之觀則兼通內外
故以此身得度者現以此身而度人持嚴法害衆者乃用
嚴法而自害

愚聞事有係一絲而扶九鼎死或重太山而輕鴻毛是以

鹿門躬耕不作山之草
羝海長牧寧慕蕩陰之桃

愚聞岱宗崔嵬不廢丘
垤渤澥浩浩溘毋驕行潦
是以兜離與韶箭雜陳下
里與陽春齊調鈞天廣樂
蜩蟬之沸自如夜明麗空
熠燿之輝恒照

愚聞俗士滯方圓則千機
無礙拘儒執有無則萬類
俱齊是以漆園著書知彭
聃之大殤子王舍說法稱
芥子之納須彌

愚聞殺機既發雖變莫回
業障一深窮劫難透是以
刑天

捐脰尚銜干戚之舞
冥窳斷屍猶化食人之獸

愚聞天厭人國必誘其主
主厭社稷必賢其臣
是以宋人之疾難療
曹社之鬼不聞深目折腰
鵠鷁愈愛其婦
臨鼻長肘讐靡見庸於君

愚聞然諾在心河山不改
精誠著象金石為裂
是以趙宗既復竟赤程嬰之頸
周鼎雖移尚碧長弘之血

愚聞蠕動雖小佛性俱存
乾行固尊氣機默屬
月虛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粟
是以聖王之法天也不使一息之或

違其體物也不使一介之弗足

愚聞聖君不必登哲道合則從暴主不必求奸德叅則售
是故廉虎舜庭難免神羊之角夔龍紂世奚脫窮竒之口

戲為冊虎文

制詔丞相白額侯斑勇惟乃祖乃父叔皮仲升文武交暢
世濟其美以光有漢君金天降嶽樞星散精少負雄氣長
炳文理帝齋予以右弼使媿於青龍氏彼不寧乃職以干
予之罰君孜孜夙夜秉德陪佐出張爪牙入幹股肱祈父

名叔惟君一人今將奉君之烈揚於大庭其敬聽予命君
昔守宣城黔首飽于芻豢不克樹義乃改張舊服間右削
跡使君之懿稱足被遐邇君之功德一也泰山之傍民迫
苛政聿來胥宇君以法刑其三世依依不舍昔華旦秉憲
鯨鯢伏誅夷吾啟封伯氏沒齒君之功德二也梁益之間
倮蟲為災婁加剪刈道絕行李君之功德三也東海黃公
詭妖挾詐君神武逆折赤刀不行堯渠授首君之功德四
也晉守至忠衷甲粟馬冀逞其欲君挾秘計以授九尾之

校使巽二噓噫滕六降祥逆折厥謀種類還定君之功德
五也復有疇皞單豹盜太乙之寶君迴照奮威罪人斯得
陽貨之誅光於前魯君之功德六也度索之山鬱壘神荼
稟服大教執除妖鬼以借掃除之役洞幽達遐無所不靡
君之功德七也君有七德功實配焉章以般般視之眈眈
迺又篤啟爾象賢之賡奔走禦侮九有之內羽毛齒革輻
輳闐闐凡有血氣莫不神明豈唯予一人是效昔尚父非
熊在耄鷹揚繁纓垂露革履彤弓以大表東海世世子孫

咸血食也君之威烈視彼有光而封號不加無以稱予一人之意今遣御史大夫宋鵠侍中胡紫敬奉冊君為南山公進號素威上將比於天策扶桑之西葱嶺之東鴈門之南象郡之北諸非國家湯沐者悉以充君食邑諸少贖具賜冠邑食有差有司毋得檢問仍遣君養牛十頭上尊糗糒五日尚方致異味予有不令之臣曰神羊恃其惠文以陽排觸君悉付之理君其安意攝精神加飯食以佐予不逮

戲為獅猫彈事

御史府臣言某月某日據倉部校尉申稱部界中有剽寇
彪氏彪氏大小數十百輩乘夜緣劫倉糧一千五百五十
六合有竒見捕未獲隨據左右廂游徼申稱少府衣帛夜
不知何人盜去一百餘事踐齧損二百餘事右前件地方
俱係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駿猊所領某月某日復據故
納言以白衣領職鸚鵡息男吉了詣臺訴列稱故父鸚鵡
蒙天子異恩待詔公車日承顧盼偶以忤旨浮繫門下省

某日夜分刺姦苗獫狁來詭稱有詔詰問未畢輒將父衣
裾擗扯拔髮摘捶血肉狼藉致死身尸移置別居鬻食至
盡惟餘破衣裾見存蓋緣父鸚鵡存日曾為天子言苗獫
狁過惡致乘間修郤橫陷非命當日復據江北新向化人
玄鳥詐列鳥自離弃北地投誠王化荷主上憐念勅將作
大匠為置營居第一所大司農給廩食感激上恩銜結思
報不意何者為刺姦苗獫狁帥領牙從將鳥妻及二子輒
便撲殺貲產蕩盡栖托無所臣欲行推對緣係大臣未敢

擅便勾攝謹按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狡狎擁燹賤材支
離小器謬以形似獲忝非常既列牙爪之官復寄干楨之
任謂宜夙夜在公譙何姦竊蠲省嗜好煎滌舊痾而乃大
肆豺虎之威自如犬羊之性齟齬命吏害及衣冠左右盜
臣禍深城社昔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尚能叱奪禮齒路馬
有誅而狡狎敢於禁地挾讐矯倖言路之臣白起挾詐爰
孽杜郵之誅李廣殺降終來失道之刎而狡狎貪嗜貨財
甘同盜賊上乖天子好生之德下閉遠人慕化之路至於

仲尼不欲之對臧孫詰盜之辭上行下效載有明徵鯨職
曠官此其小者臣又聞之先民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
若鷹鷂之逐鳥雀也臣居閒見狡獬出入掖廷遊戲自若
或小遺殿上或卧吐車茵喜則搖尾怒則張牙惡不可極
漸不可長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狡獬所居官收付廷尉
法獄治事見闕仍下三公尚書僕射以稽日博選貢皇之
裔庶謹勤幹者充之其為鬻鬻貌者置勿用一面督捕毘
勦諸黨及根究兩廂失事狀以聞

與于鱗陪祀上帝歸戲東宗吳徐三子

夕余以于鱗謁帝帝享我鈞天之樂而樂也曰二子唯
女哉歲屠維協洽昭余祈之墟女得三人焉其一豐上
而躁一佻而侏儒一啁音脂顏爰爰僭僭女策之僭來
焉余其享之余拜賦伯也之首章于鱗賦甫田卒章而
退及皇太巫追以帝命曰某錫而以太山之田某而以
東海之息壤錫女也女世職此土以夾輔大造毋挾我
秘我則剪僂女

募緣疏

修廣孝寺募緣偈

廣孝寺僧欲復修故刹及莊嚴聖像已托前憲副徐君
汝厚為疏語復謂居士能無一言乎居士病且廢於世
無一切緣安能以譚語作大饒益不得已口占偈曰

稽首十方衆 釋種婆羅門 宰官大居士

若以莊嚴願 世現端正相 頗黎黃金色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營締願

轉輪王四州 及將相大臣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供養願 富有象馬珠

天食諸天樂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譬彼一掬沙 而以搏海水 用發希有心

破一切恠執 皈依大法王 頭目非我有

而況於財物 米麥金銀錢 乃至微妙罽

珍寶瓔珞衣 種種作檀施 無願亦無想

不離於真諦 苾芻仗茲力 復於閻浮提

而建窳堵波 像法長不壞 更以所餘福
迴施諸有情 同嚮等正覺 是名無漏因
是名最上果

太倉州普濟寺建經閣疏

天弢居士言昔在世尊廣示方便財法並施厥稱檀越
智慧雙啟冀證菩提以故諸大菩薩於法華會中各覩
喜施之因阿育利王於僧祇劫後尚獲聚沙之報破執
者指為有漏利導守者悟其無邊所望同志咸發信心破

大慳恡弘衆利益太倉州普濟寺者地帶離方名標震
旦白馬開其禎瑞朱鳥于茲翔拱詎意末法之候遂罹
四兵之災幾使慧海蕩為尼連叢林前若槎枿烟雲聚
散僅存清涼之名水月空茫不覩慈悲之相所賴沙門
惟覺者苦行加持誓心締構朝經暮唄爰聚資糧銖纒
寸鳩不私衣鉢自講堂以至齋室亦既煥乎由兩廡而
逮中門將苟完矣唯茲甌脫之區擬建旃檀之閣將以
祇奉三寶光昭一方而法語猶湮捷椎未擊顧謂居士

宜伸片言用告初地發心菩薩及聲聞大部衆凡有羊
鹿車乘瓔珞妙衣遠悟夙生多寶之證仰希長者布金
之諾一切非我不吝檀施庶使法鷹雙蹇跌落蓮花之
趾天龍合部珠騰貝葉之編怖鴿將鷺子而並棲飛鷲
與雉堞而俱聳東睇琉璃之海智日方升西瞻浮玉之
山慈雲彌覆大小諸乘于焉萃止緇素方等悉爾皈依
毋論見未之緣悉樹人天之果

修觀音殿疏

觀世音菩提薩埵者苦海之慈航法王之上佐也聖證
久明慈願未滿帶果行因用權成攝歷阿僧祇劫居補
位而稱尊徧恒河沙衆咸現身而說法悲愛如阿耨水
功德勝須彌山大轉法輪於我中夏江左乃震方之慶
地建康尤欲界之仙都舍利西來赤烏由之建刹經文
東譯白馬所以開緣六代代興不廢雨花之地三山
立俱成禮鷲之場周宋鼎革有大知識者感聚沙之宿
因舉布金之勝事闢囂塵而開龍藏捐火宅而種蓮花

法象宏敷于今為盛然而邪魔間作末教易衰寶座旃
檀不戒三災之火穹碑肩鼎俄傾四大之風豈直端嚴
妙相皈禮無階遂使清淨法門奢摩絕跡佛弟子里人
金生白嶼者幼耽內典頗悟夙生雖混跡儒紳而投機
正覺歎榮華之奄忽真等頽光悲像教之凌遲有同及
溺誓決貪癡之網敢輕有漏之因特以心慕東亭願捨
虎丘之宅家憐貧女可堪牛乳之供力不從心勢須用
衆凡國將凡宰官凡居士長者念此皆為應身或金錢

或布粟或纓絡寶珠慨彼元非已有檀施不分乎四衆
告成何藉乎三時寶地重開喜覩圓好之相金篋再照
爭依慧覺之光今際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援入西方多
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呼為善友天殳道人王其夙窺
斯道樂觀厥成故稽首和南而為之疏

吳郡正覺禪寺重脩大雄寶殿疏

昔我世尊釋迦文佛慈悲發于五濁精進超乎三劫坐
雙林樹等正覺之條成稱兩足尊建大雄之寶號權實

互顯愚聖同師遂使日月燈光常明震旦戒定慧教徧
供知識在昔王舍闡化竹林之金地肇開以至忉利說
法旃檀之寶相由起逮白馬之東邁欣丹鷲之鼎興宰
堵薨雲旁連欲界阿蘭砌玉上等色天惟我姑蘇實稱
勝地有大林菴者一名竹塘神畀名區代居尊宿至勝
國居士陸士寧性同修靜托蓮社以棲禪志慕元琳感
虎丘而舍宅中峩法像妙好端嚴別構精藍靚深窈窕
梅萼冬榮頗現優鉢之相柰實夏茂不減菴羅之果慈

篁秀發於四垂忍草叢生於三地解夏駐錫俱屬耆英
演法傳燈無非銓要彼美常侍藉寵先朝龍吐罌恩復
表寒陵之額螭扶鼎鬲奚假江令之文弘大師下鷄足
山吐獅子吼入受人王之供歸為道俗之宗奏拓叢林
遠隸靈谷法棟久傾寧免波旬之累業障所纏不戒尼
連之災像法日以陵夷僧徒時困縲紲蓮花灼爍厄火
宅而難敷鴈王踰蹊覩彌且而屢却平湖陸太常生由
慶裔智表前身慨慧日之向淪扶彌天於再造不愜報

體異種福田時兵備廣平蔡使君佛地位人為舊府主
三乘解其最上五馬策而重來割愛網以利刀了無罣
礙納須彌於芥子曾不留難給孤獨者其夙心繼絕滅
者其仁政謂彼化城之頃刻多出寓言至稱有漏之因
緣徒明實教必遲歲月有賴檀施四衆所推圓曉其首
淨業不染薰修有聞聘主此山俾圖修復天弢居士手
創短疏躬捐微貲尚賴諸方共成義舉法施財施俱成
善業之根去恠去貪勿蹈癡迷之網務使八十二相重

覩如來之法身億千萬衆再禮瑠璃之寶界洗漁鄉為
淨土改鹿苑於長洲凡長者布地之金至阿育半殘之
果但能喜捨福報同歸祇園姓名等吾文之不朽靈山
面目歷永劫以長圓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策十首

策一

今天下北創敵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畷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

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羗有晉拓跋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羗拓跋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晉之時勢然也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氐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氐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宋之時勢然也是故善為中國者以敵攻敵而後全制敵也善為敵者以

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敵則不然諳達輩志
在標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羶腥暖毳
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
機之竄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
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紲之也是故條而入也亦條
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敵
直躡三輔門閭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
下矣敵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

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敵誠不足憂乎曰有
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敵南遏倭又
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
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
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
也習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
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
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

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鈐集我欲抽北兵而敵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邊而諸邊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彞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貨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

間吁可畏哉

策二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旅
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發治閱于四時而施之蒐苗獮
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閑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之役徃
徃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
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
不一二也至於戰國而周僅以空言彌縫於天下實不

能當諸侯之一巖邑裨帥也此不戰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略滇西并蜀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赭北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牂柯夜郎下大宛百試而鏑不折故武帝之疆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疆也昔宋之有靖康也金寶草芥我而剗刈之數十萬之師夜一鼓

而旦絕馬跡矣及其季也天下嚙其什八而韓岳錡俊之徒收餘燼一再角而折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固剗刈之不盡者也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趨踰跡射力扼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矢刃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恂恂於杯酒而侃侃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公戰怯私鬪豈獨秦民性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余所言作者未敢及也今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兵於

京師而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用庚戌
事起上赫然逮治大司馬以下更戎制稽覈尺籍矣然
而泄泄如故也亡論其影避役占名在而實亡者老弱
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賁育怒馬厲刃亡益於用也此
非所以強兵之實也今天下轉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
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時蒐習之以示強
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其資以付邊人之能戰者
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彊益

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強以為弱戰則轉弱以為彊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策三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敵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卒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迫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

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
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
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
用之也所謂統袴乳臭債帥者日參馬率然而授之三
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
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畀馬使之食半菽而禦敵敵馬驅
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仆若偃若蝟若蝸敵人之長技
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為方陣四面而受敵

敵為大軍以擬我而雜出其騎為四面而更迭攻之敵分而我分之則內亂敵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敵陣動而賊棄我故以萬人軍馬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馬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逗留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

幸而掩敗以為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
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甘心者不賞此
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漢武帝不愛天下
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
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酬怨者
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
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
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

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為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策四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喝敵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儲胥也是虎豹

之不採也及其季也敵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然敵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敵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倚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敵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畊牧矣敵進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叩關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析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

陸海然敵踐屯則耕作廢敵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叅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則為掣且名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十人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僥倖而自遷是故

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叅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敵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叅間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

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子韋臯以蜀而不虞蕃大子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敵者吾不信也

策五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薦

紳之所不察以為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衄以十數焉堅者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

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
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
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直而攻素
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
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構而宋不社
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
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
者而國削用其戰者於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

敵雖號強大鬪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冊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微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減戍可以乘却而用間可以乘暇而脩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為也或曰辛

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惡
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
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
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
於其名以為美而遽從之以為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
實可也

策六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

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為之內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為訇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為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閩婆暹羅以為逋藪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轉理之間而非可湯藥去也而又內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之為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為寇

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
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為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
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
其賦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既迫於寇之害
而不得不事寇則購郭之民以為間郭之民餌於寇而
樂為間則借郊之民以為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
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
司一身之外皆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盲之上非可以

金石針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
我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已不時至也故其
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
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
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為盜者為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
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民為寇偵我者郊之民兩
屬寇者輟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
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為主善為主者多

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為之導
退而歸路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夫然一舉而殲之
此十世利也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屠牛坦之為
屠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髀而非斤則斧皆嶺南之謂也

策七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
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
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

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十人而止耳不得
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
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
而間有吳淠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
其勢不以酌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
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
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
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

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

以天下之大北距敵南際蠻東倭而西戎之內即窮巖
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
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圖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
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用賢之道也
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
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疑元
魏不得總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
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墮關主上

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為之遭延以冀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任其不肖者從事於南

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策八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為他

曾以顯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太尉為丞相矣而不為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家於內為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為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顯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頰首而聽於法也若

東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為髡鉗短後之衣蹙蹙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為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為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

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為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為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顛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蟲之士從容而蠹齧之

而不為之防吁可慨也

山西第一問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賈誼
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而下不能蚤豫教故其
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略否夫論子道者則有溫嶠之
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則有唐文皇之帝
範十二至我太祖高皇帝及成祖宣憲諸廟皆勒成
一書以示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今上之元年

即詔立元良以定國本天下欣然謂吾君有子矣夫
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未悉諸生其
為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之一二云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
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誼始也書尹
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象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傳亦有之
其略曰古者后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

師緼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
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員之有司齋
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教也能行立矣道之
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穉之教也少長始知色
則出齒於太學教之為人臣焉教之為人子焉教之為
人幼焉毋使異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曰孟侯孟侯者
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
之悔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冠成

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
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愚竊以為其備官也非好糜
祿也非欲其敵儀於至尊也欲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以
漸摩其德也雞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
習於勤也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
自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
為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為學其始
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之

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射
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多以異
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嬖
子窺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窳無
擇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靈唐僖之季
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帝位予奪於
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
矣故溫嶠之箴侍臣也則曰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

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減不以貴為榮思有虞之烝
烝尊文王之翼翼屏彼佞諛納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
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
謂親賢王道無為無為慮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全之
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
子之道也唐文皇製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
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之類次焉皆所以語為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其言

教詳而身教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明興高皇帝甫立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略之書而聚天下之英俊者碩從容談說經義賜宴賦詩最後采經傳格言為書曰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勝重任也至文皇帝而稍充廣其書益以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宣宗之為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也憲宗之為文華大訓也卷

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也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
範同而章軌與唐文異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
制不講於先朝朱邸之開僅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
靡所瞻望上即位之初元即下詔立皇太子推恩海內
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奏聞溫文日新岐嶷天
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盛美開天下萬世
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為太子之體
不患其不崇患其崇而無所接異日君臣之分不患其

不辨患其辨而至於不相通今雖未能倅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齒學者宜亦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燕閒啟沃治道其諸寮案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畢所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先朝謨訓外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隳士風日卑及它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勒成一書專備詢覽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

至於坊局諭贊之官必選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充之
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遊諂以滋躁競其內而保姆
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服御居舍
崇儉樸毋令見竒衰以開奢侈之漸率上之臣皆其臣
也毋以暫御僕從為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莊
田店宅為私藏太子徧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
一人之下而不廢其謙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唐虞三代
之化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猶有不能已者蓋

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頗不
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為振為瑾者乃
宣弘所用以待青宮之人也今六局丞郎而下縱無其
人可不預為之所乎寧侗而無愛其僕寧緩而毋愛其
捷寧推無能而不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多識
此在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第二問

問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蓋昭昭如日焉自揚雄

王通氏始為法言中說以擬論語而雄復著太玄以
準易通續六經君子非之以為僭然宋之諸儒亦有
太極圖通書定性皇極西銘等篇彼盡黜漢儒而
自精醇其語寧無意於續也然易繫有非夫子所
撰者乾坤多餘章而毛詩雜淫風周禮缺冬官而
大學缺格致禮記雜出漢儒之手春秋如公穀各泥
其師說訖未有定不知雄通輩何以不敢討定而敢
於續也今論者往往有異議如謂各官格致本不缺

大學周易有古本之類其說可盡舉而折衷之否

六經其猶日月乎其體歷萬古而不虧而其用亦時有所不及故夫日有夕而月有晦幽峯部房之下卻容光而自遠勢不得不假之於燭夫燭者所以佐日月之光於不及者也訓故之學翼而明之者也立言之學廣而通之者也皆所謂燭也取燭而佐日月之光於不及則可以燭而配日月之光而謂之三不可此揚雄王通氏之所以失也揚氏之為玄也凡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

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撰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描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為其太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捩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雄之自叙云爾其意則曰此非揚雄氏之玄而揚雄氏之易也要之無易而後可以有玄有易矣玄何所用之且玄之體方而易之體圓圓則不待擬議而自成方則必待假借而後就故說者謂揚雄僭也王氏之擬經也大

抵以漢七制續書以曹劉顏謝之篇續詩其所贊易即
闕子明之成筮論其所定禮則叔孫氏之綿蕞儀其筆
春秋則止陳亡以配獲麟其要如此而已其意則曰此
非六經之經而王氏之經也要之可以言傳而不可以
言經有六經矣夫安得而配之且其所謂七制諸篇者
何敢望典謨雅頌之藩籬而闕朗叔孫不過支離糟粕
之近似若元經之帝兩魏出蜀漢而夷江左大旨亦已
悖矣故說者謂通亦僭也至於法言中說雖若有出於

模擬剽竊而往往能尊正道發微言於千載之後特所謂法言者言多遠而指則近故不免於晦中說者說雖暢而理或支故不免於雜至有謂通與李德明不相及而唐初諸貴臣稱門人者不一舉其名以為阮逸之偽撰雖未必盡然要之亦有可疑者矣宋興周程氏者出蓋盡屏諸儒之說而澤於道德醇如也周氏之為太極圖說也標理於極而推功於靜其為通書也表裏太極之說而加詳於聖賢之學程氏之答定性書謂己性無

內外動亦定靜亦定也張氏之作西銘謂理一而分殊人當以事親之道事天也邵氏之皇極經世諸篇明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與陰陽之度數剛柔之形體經之以元配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蓋得易之變而推廣之者也要之其為說雖正大而微妙然豈有出於六經之外者揚雄王通氏急於六經之名而緩其實周程張邵氏精於得經之實而避其名此所以異也而後之持正論者必欲深文巧詆以中通雄之罪至目之

為僭竊等之為異類蓋至於莽大夫揚雄死而千秋不
傳之統直接之孟氏愚以為六經至孔子而止矣即孟
氏與宋諸賢亦翼而明之廣而通之者也特所謂燭者
其光有大小而佐日月之功有隆殺耳夫陽避其名而
陰紹其統愚不得為通雄二氏稱屈也執事謂六經自
秦火之後不能不有所遺錯以討定之責責雄通氏
愚謂非二氏所能辦也今請得而畧言之謂繁辭之十
翼有非夫子所撰者序卦之或強也而雜卦之或雜也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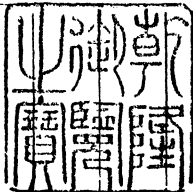
乾坤之二卦自彖象而外夫子所贊皆當屬之於繫辭
是一說也謂夫子曰放鄭聲而鄭衛淫奔之詩不廢或
曰放者聲耳存其篇以示戒也或云非夫子之舊也周
禮缺冬官矣而河間獻王輒以考工記補之其能合於
聖人之政否也有謂五官之中如縣師廛人之類皆在
所少者惟王一條耳是一說也大學缺格致矣而朱子
輒取程子之意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心否也有謂知
止末二條即格致之一章固不缺也是亦一說也禮記

所載大學中庸既別表為一書而其它篇多不出於夫子緇衣公孫尼子所撰也月令呂不韋所脩也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也其它檀弓儒行等篇要亦有大醇而小疵者至於春秋一書左氏詳於事而略於旨公穀守其虛而忘其實穀梁以衛輒拒父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蓋范甯固已言之至於胡安國而始以其說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然聖人之賞罰固已明而聖人之所以用

其賞罰者未免流於刻也夫所謂廣而通之者固不暇
論而所謂翼而明之者其亦有人矣乎諸儒生遵高文
之訓白首守其師說而不敢廢愚則何敢言愚所謂書
之有古文雖稍異其語易大學之有古本雖稍更其序
而大旨不甚遠固無可論詩之淫風存者出於夫子之
手孰得而議之第在鄭衛則絀它說而附於淫在異國
則又絀其淫而附於它說不知可更一裁定否也周禮
之冬官或悉取五官之屬者而補之簡斥劉歆之傳會

合儀禮禮記而為一經可乎取月令檀弓緇衣王制儒
行之類稍未醇者取家語及魯論之為門弟子言者各
降而為傳以與孟氏並傳可乎取左氏之事而絀其浮
取公羊之例而絀其鑿取穀梁之旨而絀其偏裁以胡
氏之法而絀其刻更定為一書可乎要之非其急者自
強不息而吾心之易在美允執厥中而吾心之書在矣
思無邪而吾心之詩在美毋不敬而吾心之禮在美春
王正月而吾心之春秋在美得其要則六經為吾用而

其語皆筌蹄不得其要則吾為六經役老死而汨沒於章句雖然愚之所甚憂則不在此今世之學者於書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於道未有所得則已力排先儒之詎而閔其統不學則借聖門之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又宋賢之罪人而揚雄王通氏之所近似而不取者也愚之所甚憂者此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四